

崇川往事

春江与学权

◎赵鹏

最近得知我的老东家南通博物苑购藏了一幅张謇的书法中堂。这件作品曾经数见于拍卖会，如今终于不再漂泊，并且得到一个最美好的归宿，所以在为博物苑道贺的时候，也为这件作品感到庆幸。

张謇的书法作品存世量颇大，我特别对这一件注意，实是因为它最初的主人，也即那个被张謇上款所称的“春江贤弟”。清代末年，受到当时风气影响，狼山僧人也准备利用寺房屋开办新式小学校，为了培养师资，那时还选送了两位青年僧人到通州师范学校求学。这两位僧人，一位是福慧庵的学权，另一位就是梵行庵（三元宫）的春江。根据通师档案资料得知，学权字贤吾，春江字湛华，都是师范第九届本科生。他们于宣统三年正月入学，民国三年十二月毕业。两人年龄相同，入校时二十三岁，推算起来，均出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

张謇在作品上称春江为“贤弟”，这层师生关系，也就来自师范学校。至于书写唐代僧人贯休的诗，也契合了春江的和尚身份。看来当年张謇对这两名僧徒学生的学习还是满意的。《张謇全集》收有他在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五日作的《总理校谕》云：“辛亥下学期黄叔游、袁其俊、徐干廷、钱国枢、施光发、赵驹、春江、学权等，循规蹈矩，安心向学，应给予精勤证书。”这表彰名单中就有春江和学权，可惜整理者标点失误，把“赵驹、春江、学权”点成“赵驹春、江学权”，三人错成两人，把和尚弄没有了。

今人在春江身上的乱点鸳鸯还不止一例，比如张謇有一首《春江鱼汛歌》，以及另一首与友人江边赏桃花诗里的“曷为弃置春江曲”，这两处本指自然景物的“春江”，在《张謇年谱长编》的索引里都被作为人物对待了。甚至还有材料指称这位春江的身份，竟是“张謇垦牧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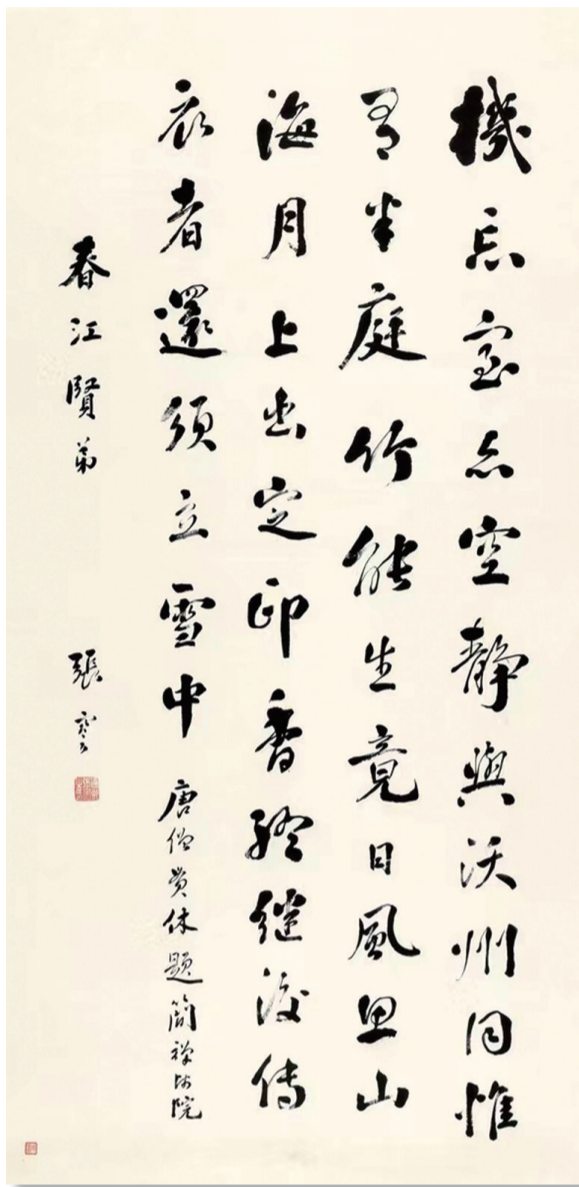
春江和学权在通师毕业后，正逢张謇大举建设五山地区，故他们除了在僧办小学任教外，也参与了一些具体的事务，这些在张謇的信札和诗作里都有涉及。学权俗家姓张（《张謇全集》误为姓王），出家后法名学权，字晋贤。民国五年底，张謇曾在梦中与学权交谈，并为他取字“希可”，醒后更作绝句两首赠之，其诗为：“南山林雪散鬅髻，煮药键门玉貌僧。一卷楞严看未了，松边留照一窗灯。”“一行本是曲江儿，大颠乃与昌黎故。不为有为是慧定，无可不可且当住。”第二首的首句张謇注云：“唐一行僧为张九龄子。”这是用典来切合学权的俗家姓。第二句则借韩愈与僧大颠的故事，来比喻自己与学权的交往。最后两句则暗嵌“慧可”，点明他为学权取字“希可”的用意，即希踪不惜断臂求学的禅宗二祖慧可。

春江的俗家姓窆，出家后原来字“湛华”，不过后来却改写作“湛若”。这个更改估计也是出自张謇，并且时间也应与他为学权改字相距

不久。看张謇日记，民国四年十二月八日记：“与秉初去狼山看试验场工程，宿三元宫春江处。”这时叫的还是春江。隔一年多的民国六年二月，他写诗给春江，就已称之为“僧徒湛若”了。

张謇赠诗给春江，是表彰他开辟林溪和种植苗木等方面的勤劳。就张謇看来，出家人不能一切看空，一味接受他人供养，也要勤于劳作。这两首诗正反映着他对佛教的认识，其诗为：“若说真空已累身，既然著我合观人。当家看汝承师祖，战却修罗扫四尘。”“成佛升天也要勤，三千种树即名勋。双林我亦称居士，但不参禅不断荤。”

当年，春江和学权进师范校上学，就曾是一大社会新闻，及至毕业后当上小学教师，仍不免遭到一些正统僧人的指责，据说两位未能顶住压力，最终还是脱下僧袍还了俗。也有一说，谓他俩是未能抵挡尘世的诱惑，犯了僧家戒条，这才还了俗。两位还俗的时间尚不太清楚，据民国七年《南通教育状况》所列，狼山的僧私立国民学校开办于宣统三年七月，由山僧愿持创办，并自任校长，而教员仅见师范毕业生葛宏琦一名，其来任教的时间是民国五年二月。可见最晚在民国七年时，春江和学权已不在僧立学校任教了。也就在同年秋，张謇建狼山观音院的赵绘沈绣之楼成，曾聘请



海陵旧话

到镇上看电影

◎何台

当年，到镇上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公社所在地有个小集镇，集镇上有座大会堂，那是镇上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据说大会堂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建的，建筑材料部分是拆除的地主家的房屋。大会堂门口有小块水泥地面，镇郊农民在夏收时都要抢着将自家的麦子拖到水泥场上翻晒。

县城里的电影队有城镇电影队、农村电影队之分，到小集镇放电影的是城镇电影队。城镇电影队是开着三轮机动车到集镇上放电影的，开三轮机动车的师傅、放电影的师傅都很威风。我第一次到集镇上看电影是在1972年春，那年我虚岁10岁，看的电影是彩色纪录片，题目叫《沙石峪》，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的内容记载的是河北省遵化县沙石峪大队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取得光辉业绩的动人事迹。新中国成立前的沙石峪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深山遍野大石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的苦战，九岭山水重安排，青石板上创高产。一个原来需要国家救济的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沙石峪》的主题歌是《当代愚工换新天》，歌词是：沙石峪，山连山，当代愚工换新天，换新天。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创高产。胸怀朝阳学大寨，九岭山水重安排，英雄战山山低头，双手引水上山来。英雄战山山低头，双手引水上山来。《沙石峪》放映之后，如皋、海安掀起了“改天换地战高沙”的热潮，提出了“一年削平高沙土，二年实行‘旱改水’，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响亮口号。如皋西乡、海安西南乡的干部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车子推，担子挑，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改天换地创高产，水田面积迅速扩大。

整个小学阶段、初中阶段（那时候的农村初中都是小学戴帽子初中，即设在小学里的初中班），我们还在小集镇上看了好多电影，看得最多的当然是革命样板戏，也看了《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东进序曲》《51号兵站》《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故事片。记得当时成人电影片是每人一角，儿童电影片是每人五分，小学、初中学生看电影都是儿童电影片（以学校包场为主）。有时，一些农村少男少女、新婚夫妇也喜欢到集镇上看电影。我们大队就有一对新婚夫妇晚上骑自行车到公社大会堂看电影，回来的路上不慎掉到牛汪塘里了。

我在老家所在地公社大会堂看的最后一部影片是《少林寺》，那是在1982年。后来，我到外地上学，毕业后分配工作，再也没有到老家集镇上的大会堂看电影了。21世纪初，老家集镇上的大会堂被拆了，拆得干干净净，片瓦不留，但大会堂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终生难忘。

几位狼山僧人作为观音院的监察僧，其中就有春江和学权，说明那时两位虽已不在学校执教，却没有还俗。20世纪50年代，管劲丞先生调查军山农民起义，曾采访过早已还俗的春江，其当时有记录云：“窆湛若，男，六十六岁，住狼山。原系狼山和尚，久已还俗，曾做过小学教师。”这应是关于春江的最晚的文字记录，至于另一位僧人学权，则更不能知其下落。

关于春江和学权，据说有一件事与他俩有关。那是民国八年秋，张謇为亡儿敬孺荐福而修葺西寺，工程中挖到一口废井，查阅史料，却不能明晓废弃时间和缘故。后闻寺僧告之，说清代乾隆年间，该寺有一僧名叫学江，因窃寺产供其在外淫欲，被住持逐出，沦为乞丐。某日，在寺旁被野狗咬，致肚肠拖出，此僧不堪疼痛，跳井而亡。寺内僧众厌恶井水被污，这才将井填埋。张謇得知这个�故事后，命将此井淘挖复原，还特地作《抽肠井记》刻于石，希望以此来儆戒世人。这一事民间却另有传说，谓故事里的那位寺僧学江，其实有所影射，学江之名乃学权和春江各取一字，是借此故事来谴责两人的不守清规。如果这个传说有依据，则春江和学权还俗的时间，也就在民国八年。看张謇的相关文字，民国七年以后再也不见两人的名字，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